捉

有些英文字，表面看來是十分容易的，但每每是這種字才最難完全把握，因爲它的用途，可能也就最廣。

舉例說，「捉」(CATCH)這麼一個字，應該很明確了，但事實上它却可能有許多種完全不同用法的。

只在「捉一個賊」(CATCH A THIEF)這麼直截的語句上，這個「捉」字才眞正是有「捉」的意義的，別的情形下，就可能大不相同。

「捉一輛火車」(CATCH A TRAIN)，火車這種事物，是怎樣可以捉呢？事實上，這句話的意思，是「趕一班火車」的意思，是「趕」而不是「捉」。

比這更爲難行難列的，則是「捉一個冷」(CATCH A COLD)。「冷」是什麼東西，竟然可以「捉」的嗎？這裡所謂「捉冷」者，其實是「傷風」之謂。

此外又如「捉些睡眠」(CATCH SOME SLEEP)是「去睡一會」之意。將這個「捉」字拿來作名詞的時候，亦有若干場合，是與「捉」或「捕」或「獲」風馬牛不相及的。

通常遇到這個「CATCH」，這是有「蹊蹺」的意思，因爲凡有什麼「陷阱」，往往也是用同一個字的。所以每遇到這個字，不論是作名詞用或動詞用，都一樣要小心。

也說青年文學獎

由香港大學及中文大學學生會聯合主辦了十年的「青年文學獎」今年度開始暫停。

這消息我早在報章上看過，但今天收到了他們給我的一封通知信時，心裡仍隱覺難過。

從第八屆開始，我懷着戰戰兢兢心情替這個文學獎的散文組做評判。心知並非因爲散文寫得好，當時答應同學們的要求，是因爲自覺要給愛寫作的青年朋友鈴一點事而已。

同時又有了疑問：爲什麼有許多青年人交來的稿件都是一揮而就且錯字百出的呢？

不是說每個寫作人都不該寫錯字。中國文化博大艱深，文學道東西我們窮一生也未必涉獵一些問題，幸好外婆與舅父來了，記者們問的話都由外婆與舅父應付。

一連多天，美珍的新聞都成爲各報的主要內容，人們都同情她的遭遇，不少團體更抨擊公共援助政策，認爲以目前之金額，根本不可能維持受助人的生活，才會出現這一事件。

一家之中，年紀最大的是淑玲，但她也只有十六歲，不少正常人家的兒女，這個年齡還在求學呢。

援助金的悲劇

王秀芳

女，只爲了區區數目的公共援助金無法維持一家人的生活，被迫兼職，却在無情的法例下，瑯璫入獄。

當法庭新聞見報後，第二天，馬家可熱鬧了，各報的記者，此去彼來，淑玲與淑琴很難回答記者們的詢問，因爲她們年紀小，知道的事情太少，只能回答眼前的一些問題，幸好外婆與舅父來了，記者們問的話都由外婆與舅父應付。

一連多天，美珍的新聞都成爲各報的主要內容，人們都同情她的遭遇，不少團體更抨擊公共援助政策，認爲以目前之金額，根本不可能維持受助人的生活，才會出現這一事件。

一家之中，年紀最大的是淑玲，但她也只有十六歲，不少正常人家的兒女，這個年齡還在求學呢。

二三：被判入獄

美珍把馬松柏恨到牙癢癢的，恨不得咬他一口，可是目從馬松柏去社會揭列害告了狀，就沒有回家。到開審那天，淑玲和弟弟妹妹都去了，外婆與舅父也去了，審訊結果，美珍被法庭裁定，欺騙公共援助金罪名成立，被判入獄六個月。

眼看着媽媽被庭警押走，淑玲哇的一聲哭了起來，弟弟妹妹也跟着哭，六姊妹兄弟哭成一堆，外婆也流了眼淚，只有舅父强忍着悲憤，勸淑玲等回家再說。

這宗案件，是本港中較爲稀有的事件，透過全港各報的報道，馬上引起廣泛的注意。一位主婦，在丈夫獄期間，要撫養六個年幼的兒

虐待親生兒女事件原因多

孩是自己的親生骨肉，雖然捨得虐待他們呢？但事實上虐兒事件却時有發生，本港家計會就曾經接到過多宗虐兒事件的投訴。記得有一宗虐兒事件成了本港報紙、電台和電視報道的新聞，一位媽媽將年幼的孩子打得遍體鱗傷，送院後已回天乏術。

親生母親打死年幼無知的孩子，這確是駭人聽聞的，也許讀者一定以爲那位母親是麼大的刺激以致精神反常吧，但據當時的報道，却沒有這些迹象，因爲在打傷孩子之後，還是夫婦兩把孩子送到醫院時才被揭發的。這眞是咄咄怪事！

一般來說，虐兒事件多數發生於有缺陷的家庭中，例如夫妻爭吵，拿孩子來出氣，或者丈夫拋棄妻兒，在外邊拈花惹草，以致妻子受到刺激，用虐兒來作爲發洩，或者殺死孩子之後再自殺。此類事件本港也時有發生。當然這些都是變態心理，是不正常的。

此外，虐兒事件較多發生於過早結婚的年輕父母身上，他們心智尚未完全成熟，性格還不穩定，感情易於衝動，在感情上出現問題後，虐待子女就往往成了他們最普遍的發泄行爲。

孩子年幼無知，天眞爛漫，他們應該受到父母親更多的疼愛和保護，使他們能夠健康地成長。如果說家庭的分裂已給他們帶來不幸的話，那麼因此而虐待他們，便無異於摧殘幼苗了！這是爲社會所不容的。

要減少虐兒事件的發生，必須家庭與社會多方面的配合，首先自然是要爲人父母者對家庭倫理的了解和投入，家計會也要多做宣傳教育工作，虐兒事件自然會逐漸減少。

客窗隨筆

歌哥

電影觀衆不某些眞實

近年在銀幕上與螢幕上，演三、四十年代更早的上海故事者多。在老上海眼中，太少眞實感了。外景、服裝與演員的頭部都不像，尤其是男演員的髮型，已似七十年代到目前的髮型，敢爲就演員本來的髮型畧爲改變而已！三十年代描寫當時上海的電影，香港也偶有機會看到，兩相比較，即知今日拍「舊上海」者之胡來了。最近我遇到一位電影公司的高層人物，問他爲何要「拍舊上海」，答道：「香港本省人與外地觀衆對上海有興趣，拍新上海是沒有娛樂性的，也不易找題材……」我追着問他爲什麼不拍得眞實點，答道：「我們一方面沒有條件拍得眞實，有關人員都年輕，絕大多數還未到過上海；另一方面，即使我們能對佈景與演員的造型上令其較爲眞實，觀衆也不接受。香港觀衆以十五歲到三十五歲的爲主，三十五歲中有來自上海的，他們豈知三十年代的上海？我們無意或存心攪錯，他們也信以爲眞。香港其他市場上，情形也差不多呢！我們不是拍與你們老上海看的。」其言相當坦白，在商言商，能怪他們嗎？

五十年代初，國語圈大拍民初片如「小鳳仙」等，小鳳仙穿着顯示「曲綫」的服裝，亦欠眞實，早已逝世的服裝設計家盧世侯表示銀幕的上古裝與半古裝都要迎合現代人的審美觀念，否則無生意眼。則近年風「拍舊上海」，亦尊影界的傳統耳。

三十年前後

「維持現狀」的心理，是保守心理。其實，世界分分鐘在變化。以「現狀」而言，今天的香港就與三十年前的香港有別。如果三十年前有人不容許作「輕微的十擾」，今天回首前塵，不是覺得可笑麼？

三十年前的香港，是相當專制的。那時宣傳的，不是什麼「自由」而是「皇家」。人們以「打皇家工」爲榮，連坐牢也叫「吃皇家飯」。婦人之「仁」，過去是「貶詞」，冠以「皇」字就吃香。香港的富貴人家種情形已很少見，即使敢想也不敢做，免被人家形容醜態。三十多年來的變，是不知不覺的，你有意識地拿來比較，才感到比對强烈。

三十年前，洋警對小販拳打脚踢，無日無之，踢死王水祥的兇手，逍遙法外，所謂「法治之地」，徒有虛名。衞生帶入店子借火柴，即暗示要索取賄賂，如不熟性，等接告票好了。今天如何？不是變化很大麼？

若拿來港三十八年（其中雖曾多次離港，加起來也只有四五年），眼見香港的變化，可用「翻天覆地」四字形容之。

海角曉吹

茗

忽然想念香港

上海話叫「小開」（富翁子，二世祖）的這個香港留學青年大聲在向樓窗俯視的兩位女鄉友大聲嚷：「我去拿車就到。」女兒來告知住巷內的港仔車我地去吉祥寺，我不便拒絕，內心發毛。三人銷勇門下樓換鞋，俄而一輛本田八成車至門口，前座二港少年，吉蒂和我父女坐後面。她們簡單介紹，司機者甚爲司馬特，口花花叫我世伯。沿途講笑，他兩個都在亞非語按「科學智語」。女兒見我想紮拳頭作驚心狀，笑曰：「佢成田空港都攜過，唔係幾水皮。」（按：成田極遠，在東北千葉縣境，行高速京成線一小時。）兩個香港小子大家說香港，十餘日來始有「日本雖好，不是我地家之感！」此二週港紙在台北機場過境室被峻拒，尤令我對苦難的港胞，前後馬路（只九龍上海街寬度）盡是少青中女「沙拉利」（受薪）女人，亦正是養眼的黃金時間。他倆約定九時半在驛門外等候，我獨自去撞此開市的江湖。先遊站內地下街，極長的一條繁盛超乎銅彌之百貨街，常關頂上隧陸之國鐵車聲，繼至對面丸公司，有四層，大於港大九五倍。

出至酒食館館多之支路，窗前看鼎瑩美食之模型，幾經比較，未敢擅入。

我詢他們是否食職，女兒云佢地賺錢多，做香港來日旅遊團「助帶」，生意好有十幾萬一個月。「助帶」，乃我發明的雅名，即「助理帶街」也。

東京下班之人自車站名門湧出，前後馬路（只九龍上海街寬度）盡是少青中女「沙拉利」（受薪）女人，亦正是養眼的黃金時間。他倆約定九時半在驛門外等候，我獨自去撞此開市的江湖。先遊站內地下街，極長的一條繁盛超乎銅彌之百貨街，常關頂上隧陸之國鐵車聲，繼至對面丸公司，有四層，大於港大九五倍。

出至酒食館館多之支路，窗前看鼎瑩美食之模型，幾經比較，未敢擅入。

如是我聞隨筆

陸天臺

醒目

話說大嫖客

前幾天談到「我從來沒有看過小說」的發仔，最近在「花城」看到他。影片裡的他看小說啦，而且是看外文小說。他還能講一口流利的法語，能在舞台上拉小提琴伴奏，多才多藝。拍電影也眞是不外那麼回事，對白可配音，動作可替身，攝影機如魔術箱的把戲。導演叫你做「看小說」的戲，你做得似模似樣就行了，管它小說裡是俄文還是法文？所以說，藝人要學識修養幹啥，發仔扣起片來頭頭是道，幹嗎怪責他從來沒有看過小說？他在「花城」裡演的角色，完全符合編導的要求。這個角色不是藝術家，也不是官樂家，連浪子也不是，發仔沒有把這幾種人物的特殊氣質演出來。編導叫他演大嫖客。編導叫他嫖有夫之婦。編導叫他嫖朋友的未婚妻，他就去嫖朋友的妹妹。編導叫他在床上嫖，他就在浴缸嫖。編導叫他在浴缸嫖，他就在浴缸嫖。最後，編導要他死在浴缸，他就死在浴缸。發仔每一個戲都交準出來。戲好不好，收不收得，與他無關。

也許巴黎的香港人都是這樣的吧，我新記沒有去過巴黎，不敢爲巴黎的香港人辨是非。這部片究竟是講什麼的呢？倫俗如我，只看出一個導演的意思，幕後少了個指導，就像美術指導的那種指導——性術指導。

醒目

港人河口物

益效濟經

洪老板提早一天做多節，好讓廠裡工人能夠在家裡做多，他也請我亞八做節。洪老板說道：「今年廠裡開工情況大致正常，手頭訂單也大致可以保持，不過利潤則明顯下降。」我問是何道理？洪老板道：「道理一字咁淺啦，港幣貶值，外地訂貨自然覺得港貨便宜，所以我們的訂單沒有減少，不過，我們入料貨價却以美金計算，美金匯水高了，換言之原料格價漲了，加上本港物價、工資都提高，我們的成本便大大提高了，而出口貨價不能相應提高，不是利潤減了麼？」我見洪老板鄰廠趕貨趕到不亦樂乎，大概那間廠另有一套辦法吧。洪老板可能看穿我的心意，對我道：「那家廠，正是『好睇唔好食』，他們以爲減價競銷，結果『只見屁股都不見米白』，老板喊苦哩！」

這就是「經濟效益」的道理，不講求經濟效益，增產只能是「笑蝕」。據一位報紙老行尊講，某報雖然銷數不錯，但多銷一份便蝕本多一份，因爲它每份出紙八、九張，紙價虧蝕，廣告收入又不能彌補哩。

醒目詞話

五絕二首

巴游撤離的黎波里

壯士四千人，終須要撤走。何時能返家，腦心仍傷透。

巴游欲勝利，必要大團結。大敵在當前，難憑三寸舌。

醒目

温病陰血虧損之治法

今天續記程門雪先生「治法，以麥冬（大麥之藏心方歌訣，其第三節說：「陰血大虧邪未淡竹葉、香豆豉、煎湯香餌竹葉蜜冬，育陰爲度。

按，麥冬，又名麥門冬、寸冬、階前草等，係百合科植物沿階草的塊根。「神農本草」將麥冬列入品之藥，通常用作滋補祛痰藥。「本草」說所謂「陰血大虧邪未透」，係指孕婦患了「溫病」，其病狀出現「別錄」說：「療身重目口渴甚，因治理不恰當，熱，口乾煩渴，止嘔吐，愈嘔逆，强陰益精，消谷調中，保神，定肺氣，安五臟，令人肥健血而眩暈，但熱邪又盛肺，清心除煩，益胃生津藥，味甘微苦，性寒，也有認爲是性平，或性微寒，但並非苦寒之藥。

醒目

追求峰巔狀態的健康

什麼都會發展的，親愛的朋友。當你第一次在冬天進行冷水浴的時候，那簡直是一件大事。即使在香港這樣的時候，那簡直是一件大事。即使在香港這樣的冬天，冷水，可是人數畢竟太少了。爲了那麼少量的人，沒支，不行。雖然冬水，是一項極好的運動，實行冬泳的人，很大的甜頭。

記得第一次練習冬泳，是在維多利亞公園的泳池裡。下水之後，我全身都僵了，肺部好像窒息了一樣透不了氣。

可是，就是這一次，使我認識之後，形勢就變了。肺部又可以呼吸了，手脚也可以動作了。我過之後，精神特別好，連心也開了，一天到晚樂孜孜的，用北方的俗話說，就是「眞美！」從此之後，我就愛上了冬泳。那一年，天氣冷得早，還未到冬，水已經很冰了。我正過着快活日子，住在維多利亞公園的邊上，符合編導的要求。這個角色的健康，順着地飛躍進步，滿心歡喜，心想，不久，我的健康，可以進入巔峯狀態了。眞是「好景不常」，幾個星期之後，泳池就停止開放了，要是香港多數人都喜歡冬泳，情況可能又不一樣了。親愛的朋友，讓我們設法追求巔峯狀態的健康吧！

醒目

影電睇

太平山縱覽

徐寒

惜佬與精人

銀幕體育中心經理斬賦鴻完成了他的慈善長跑。從北京起步，穿過六個省份，總共跑了二千八百多公里，這五十四天的經歷可以說是並不簡單。如果稱他的這次長跑做「壯舉」，也並不太過溢美，因爲以前好像還沒有人嘗試過，而凡是開創之舉，大抵也可以稱之爲「壯」的。無論如何，這位四十多歲的中年漢，兩鬢看來已有點花白，却還具有這種雄壯氣，倒是值得敬佩的。當然，這次他除了作了一次慈喜酬歇外，還爲自己掙得了名聲，例亦是一舉兩得，說若沒有這次長跑，斬賦鴻這個名字，大抵只能爲他親友所熟悉。人總不能全不爲己，但若先爲別人，從而又賺得自己的好處，倒是值得大大提倡。自己的好處因爲「爲別人」而來，對人對己都有益。不過這些都是題外話。還聽該稱讚那個「小鬼」的發仔，最近在「花城」看到他。影片裡的他看小說啦，而且是看外文小說。他還能講一口流利的法語，能在舞台上拉小提琴伴奏，多才多藝。拍電影也眞是不外那麼回事，對白可配音，動作可替身，攝影機如魔術箱的把戲。導演叫你做「看小說」的戲，你做得似模似樣就行了，管它小說裡是俄文還是法文？所以說，藝人要學識修養幹啥，發仔扣起片來頭頭是道，幹嗎怪責他從來沒有看過小說？他在「花城」裡演的角色，完全符合編導的要求。這個角色不是藝術家，也不是官樂家，連浪子也不是，發仔沒有把這幾種人物的特殊氣質演出來。編導叫他演大嫖客。編導叫他嫖有夫之婦。編導叫他嫖朋友的未婚妻，他就去嫖朋友的妹妹。編導叫他在床上嫖，他就在浴缸嫖。編導叫他在浴缸嫖，他就在浴缸嫖。最後，編導要他死在浴缸，他就死在浴缸。發仔每一個戲都交準出來。戲好不好，收不收得，與他無關。

也許巴黎的香港人辨是非。這部片究竟是講什麼的呢？倫俗如我，只看出一個導演的意思，幕後少了個指導，就像美術指導的那種指導——性術指導。

醒目

雙色筆

羅筆

銀行尅星

同朋友談起近月來，報上報道某些大企業財政發生困難，連累貸款銀行枯眼增加，根據透露出來消息，那些大騙子騙的欵項不少，數目實是驚人。

當那些騙子大吹大擂之時，銀行的信貸部門就像秋夜青虫撲向燈光，拚命的向這些人求其借貸，同時還怕他們不借，要多多少有多少。銀行要付存欵利息，就必須把欵貸出去，有出有入，銀行才能經營下去，銀行多過米餘，不好聽就是乞食多過人家，彼此競爭激烈，有些銀行徵信做得較好的，對某些客戶實行追債斬倉時，另一些銀行却不知底蘊，難見大闊佬要錢，雙手奉上，要多少給多少。

「老難，唯，唯，唯